



责编/范亚湘 美编/何朝霞 校读/肖应林

橘洲

一晚上的“秤”称“鸡”

邓建华

小时候望过年,更多的就是望娘给我们某一个人买一双新雨鞋。有了新雨鞋,就有硬壳包装纸。有硬壳包装纸,就能够做一副牌,为我们守岁增添乐趣。

我们兄弟姐妹每年为“守岁”,都要提前做好一副“土地牌”。常常是姐姐找来一把钝剪刀,将新买雨鞋的硬壳包装纸小心翼翼地剪出一堆红薯片大小的正方形。哥哥找来一支笔歪斜的钢笔,在纸片上写上他认为是最标准的字,有“秤”“扁担”“豺狗”“白蚁”“鸡”“土地”等。好像是每个内容都要写四张相同的。写好后,偷偷晾晒,悄悄收藏。

大年三十晚上,爹肯定会拎着一支手电早早出去。

他是大队书记,掌管着上千人。打架扯皮的、讨不到工钱的、茅屋怕火灾的,鸡毛蒜皮的事,他都管。各家坐坐走走,吆喝吆喝。他回来时,基本上是迎新年的鞭炮放过之后。

爹出门了,家里宁静多了。这个时候,“土地牌”就派上用场了。每轮四个人上场。洗牌、发牌、出牌,上手出“鸡”,下手出“扁担”打“鸡”,上手出“白蚁”,下手放“鸡”吃“白蚁”。这样一来,喊声四起。三十晚上,就听见一晚上的“白蚁”蛀“扁担”啃“秤”咬“土地”,“秤”称“鸡”,“鸡”灭“白蚁”,“豺狗”咬“鸡”,“扁担”打“豺狗”打“鸡”。

一场相生相克的搏杀,把人间许多道理阐释得明明白白。

我不知道“土地牌”是谁发明的。一直觉得“土地牌”比麻将牌好。一个人真正把“土地牌”上的理儿给悟透了,就少了许多的自以为是。

我们的牌,一直要打到娘小睡醒来。

娘看我们在热热闹闹打牌,不闻不问。她不紧不慢地将煤灶灶门打开,让火旺起来,然后,将煮熟的鸡蛋,放进铁炉锅的汤里。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还有重要任务。

我们急急忙忙丢牌,赶快找早已扯开的鞭炮。打开大门,欢欢喜喜接新年。

不一会,寂静的村庄,被远远近近的鞭炮光照亮。此起彼伏清脆脆的鞭炮声里,时不时夹杂着火铳春雷般的声响。村庄就这样迈进了新年的门坎。

等所有声音停下来,我们嘻嘻哈哈,趁热把娘分好的红枣桂圆甜酒汤煮鸡蛋吃了。马上就有人喊:“还打不打?”

有人打起一长串呵欠。

“不是要守圆岁吗?”有人不依不饶,坚持还要打。

“这已经是圆岁了,明天初一,不许起得迟!”一声喝,爹瓮着棉袄袖子回来了,外面肯定很凉,看得出他的脸和鼻子冻得通红。

牌一摊,各自睡觉去了。待来年除夕,再找雨鞋硬壳包装纸,再做新的“土地牌”。

渴望飞翔(组诗)

谢午恒

寒风

一只炸鸡
阴差阳错地飞入我家
与其说飞入
不如说流落
它的到来
由此改变了我的清晨

一天之计在于晨
竹鸡鸣早
是求其友声
还是歌唱忧伤或呼唤自由天地
我无法深究其真
它常常偏着头
睁大胆怯的眼睛望着我走近
像是遇上了失散已久的故交

还它一片寒风凛冽的竹林吧
让它的翅膀
驮起颠沛流离
飞在尘世之上

清早的阳台上
已经没有了它的鸣叫
但我的目光时常穿过阳台
看今天是否有一片蓝天

翠鸟

当我绿叶若盖的时候
你并没来到这里
可能还远在天边
当我花蕾绽放的时候
你并没来到这里
可能在乡村一隅梳理自己的羽毛
当我是一尾游动的小鱼
你倏忽站立在我的上方
仿佛是伴随这场阵雨
从天而降

有时事物也可以反转
譬如现在,我就是这只翠鸟
请允许我停留片刻
尔后,像一支箭一样射出

蝴蝶

小小的虫子
它有五彩斑斓的翅膀
我们叫它蝴蝶

春天是蝴蝶的
我每天喝点小酒
就像你面前的蝴蝶
它赖以翩跹的
可能只是一滴晨露
在低到尘埃里的位置
自如自在地追逐芬芳

捕捉是随机的
风吹过的时候
蝴蝶与花朵做梦的那一刻
尽可挥动你手中的捕网

但是,我们宁愿去捕获
像直升飞机一样的蜻蜓
在蝴蝶尚未扇动密西西比风暴之前
我们已有足够多的蝴蝶标本

蝴蝶飞过来了
一只,两只,三只
你看,花在笑
蝴蝶很享受这种追逐
蝴蝶是我们身边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
马家何患后来而

鸽语

依旧以仁者的襟怀
依恋这座青翠的山巒
以智者的心声
养顾这片碧水
飞翔的鸽子 我宁愿相信
是你们勤勉的飞针走线
将这里的山水缝合得天衣无缝
让每个季节每个年份都美如织锦

我静坐在仁智之外
静坐在山水的边缘
一块青草编就的绿毯上
与你一见如故
是的。你就在我近旁
很久以来 没这么近距离与
一位娴静的淑女或淡定的绅士
进行过交谈了
我只是个下里巴人
嘴巴叼着烟卷。皮囊里有些酒肉
但此刻 你的神情让我浮躁的内心
得以平定
你的话语有别于其它鸟类
咕咕咕咕犹如高僧诵课
也如微信抵达手机的声音
此刻我想邀出手机里的那些朋友聆听

萧相诗会



图/何朝霞

天的话来说是“别人家的孩子”。而我自己当初没上修业学校有些耿耿于怀。由东茅街拐进马王街，修业学校就在马王街上。马王街那边就热闹得多,粮店、肉店、米粉店、包子铺、文具店、裁缝铺应有尽有。其时我就近上小学二选一,一是人民小学,一是修业学校;人民小学好进,修业学校就有难度了,据说要找关系开后门。

街坊邻里都说,“修业”如何正规,如何严格,有体操教学的特色(后来培养出了像陈翠婷这样的体操名将),更重要的,“修业”是毛泽东当过老师的学校。那时候,穿着红蓝运动服的体操小将,从“修业”门口进进出出,英姿飒爽,看着让人羡慕嫉妒恨。

前年湖南农业大学庆祝建校120周年,出版了一本《醉美校园》的文集,收入我写的《神奇的种子》一文;文中我谈及农大与“修业”的渊源,湖南农业大学初名修业学堂,创办于1903年10月……也谈及自己上小学与“修业”擦肩而过的遗憾。

现在东茅街小学的校门推出来了,校名牌牌挂在东茅街街口,不像过去,从街口到校要经过一条二三十米的巷子。那时人民小学没有像样的操场,我早晨参加校田径队训练,和小伙伴们一起,练长跑就往校外跑,出学校跑过东茅街,跑过登隆街长沙剧院,跑过三吉斋建设冰厂,跑过甘长顺银星电影院,直到五一广场高耸的语录牌下;练短跑就从街口跑进校门,再穿过老楼,跑到后面的教学楼,直线距离60米。

因为相信不穿鞋子跑得更快,很多时

熟悉的老电影《大浪淘沙》《怒潮》,即以东茅街为外景拍摄地。

东茅街独有的历史底蕴和建筑风格,乃今朝吸引八方游客的金字招牌。当年在东茅街上游走的我却没有什么感觉。记得街上是有一些高门大宅,庭院深深,我一李姓同学家就住这样的房子,他爸是什么局的局长。一次我们学习小组搞活动,我们几个同学走进了李同学家——真大呵,家里还有专门的厕所!我大为惊讶。

黑乎乎的煤店是那时东茅街上惟一的店面。甫一走近,煤尘扑面,里头更是黑咕隆咚,可见一高大森然的制煤机。制煤机开动起来铿铿轰鸣,吐出一溜溜的藕煤(蜂窝煤),看起来蛮有味,机器旁挂着黑毛巾的师傅大声呵斥,不许我们细伢子靠近。

煤店除了卖做好的藕煤,还卖便宜得多的散煤。街上不少人习惯于散煤,自己动手打藕煤。出大太阳的日子,常看到街边狭窄的空地上,黑油油的藕煤一排排,整整齐齐接受阳光的检阅。

打藕煤是能干人才拿得下的活,一家老小都上阵。我住在东茅街上的湖南省人民医院宿舍,很是羡慕同楼的邻居罗叔叔会打藕煤。当过解放军的罗叔指挥他们家崽女三兄妹,买煤、和煤、做煤、运煤、晒煤、收煤,各司其职,忙得不亦乐乎。某天,罗叔叔做煤时,我跑去央求他让我也试试,被他怼了一句:玩泥巴干什么?好好读你的书!

我在邻居们眼里是读书的“料”,用今

那一片袅袅水雾

邹静婵

不知道从什么开始,这口水井就伫立于我家旁边,水井挖得极深,水是地下泉,水质清澈透亮,井壁长年累月住着厚实的翠绿色苔藓,井中游动的小鱼儿不厌其烦地打捞着时光。

火烧云总爱将整个蔚蓝色天幕烧得触目惊心,那时我总爱把脸贴在井沿上,看浮着碎金的水面倒映出红扑扑的小脸。井壁石砖被岁月浸成墨绿色,蜿蜒的裂纹里藏着小鱼儿的巢。妹妹总说那些裂纹是水井的皱纹,可爷爷却说,这是井在生长时撑开的筋骨。

人们在水井最低处挖出一个凹槽用于出水,又挖了两口稍浅些的池塘,使水井的水流入其中,临近水井的池塘命名为洗菜池,稍远一些的叫做洗衣池,而水井便恢复其最原始的用途,只用于饮水。洗菜池和洗衣池像婴儿蜷在母亲交叠的臂弯里,水井赋予它们流淌生命之泉的独特命运,从此日夜不分地为小镇上的人们提供水源。

井水漫过青石凿成的引水槽,叮叮咚咚地流进洗菜池。逢着晴天,浸着冬瓜的白、茄子的紫、水芹的碧,水波荡开时,井底沉淀的碎光便跟着摇晃,像是谁打翻了装满星星的琉璃盏。水欢快地流经蔬菜地后淌入洗衣池内,池旁横着几块搓衣石,被棒槌敲打得油光水亮。

三处水洼由青石水槽连缀着,上面沉睡着墨绿的苔藓,像串在银链上的翡翠坠子。

春日,井水的凉意能沁入骨头缝去,风一吹,好不快活。我和妹妹常趴在水井旁,看阳光穿透水面在池底织出细密的金网,伸手打捞时又消失于手掌心。指甲盖大的小鱼苗在网眼中穿梭,让人不忍去搅碎满池跳跃浮动的光影。我用竹筛捞起水草时,总会带出几尾透明的小鱼,它们躺在绿茸茸的水草间,鳃盖急促翕动着,鳞片上映出我汗津津的鼻尖。妹妹总说要把小鱼养在手掌心里,可每得不到一刻,水便顺着掌缝流走了,而我总想多捞起一些小鱼小虾让母亲给今天的饭桌加餐。

井水有其独特的气味与味道。春天的清晨去汲水,木桶撞碎水面时惊起一缕土腥气,混着井沿野花丛的草木香,喝入口中是细微温暖的甘甜。而用井水灌溉过的那些菜苗也总是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以68.2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数据,在当代电影史上刻下双重坐标:既是对美术电影的经典致敬,也是对传统神话进行基因重组的文化实验。导演饺子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将“削骨还父”的古典文本解构为三重压迫体系——

家庭父权的伦理枷锁、天命权威的意识形态规训、族群偏见的集体无意识。这种叙事策略使哪吒形象从传统反抗者蜕变为现代英雄,其“逆天改命”的呐喊,恰与人们对抗社会熵增的精神诉求形成跨时空共振。

影片对文化符号的再造堪称分子级重构。三星堆青铜器的机械朋克化处理并非视觉奇观堆砌,而是以齿轮咬合象征文明传承的动力学机制;敦煌飞天的数字解构暗含流体力学原理,衣袂飘动轨迹与莫高窟第428窟的北魏壁画形成拓扑学对应;川蜀山水的三维渲染更在算法中植入了《蜀川胜概图》的皴法基因。这种技术赋能使传统文化符号突破了博物馆学的静态陈列,转化为具有自主进化能力的数字生命体。

当1900个特效镜头以每秒24帧的速率展开时,《哪吒2》已超越视觉奇观层面,构建起完整的东方技术美学体系,这种技术突围不仅打破了好莱坞的视觉霸权,更确立了“技术+文化”的双螺旋结构。影片的视觉符号系统具有严密的哲学编码。哪吒与敖丙的冰火共生形态,实为《周易》坎离二卦的动态演绎——液态金属与等离子体的纠缠,既是对抗更是互补。申公豹角色设计的突破性在于:口吃缺陷被转化为语言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其法术符咒的乱码现象,恰是拉康镜像理论中“误认”机制的视觉化呈现。当陈塘关百姓的偏见具象化为数据洪流时,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获得了东方神话语境的全新建域。

《哪吒2》的叙事在于将传统英雄史诗解构为动态权力场域。通过建立龙族、妖族、天庭的三体模型,影片构建了Nash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相互博弈的政治经济学图景。东海龙宫锁链的材质选择极具隐喻性:玄铁锻造的环形结构,既是对龙族被规训历史的物质

观众席